

欧 洲 观 察

2014 年第 8 期·总第 111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4 年 8 月 1 日

学术探讨

欧债危机对欧洲联盟深层次影响探析*

叶 江

【内容提要】欧洲债务危机在持续四年多之后基本渡过高潮期，欧元区甚至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正趋于稳定。此次欧债危机的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必然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欧债危机促使欧盟的一体化从“单速”转向“双速”甚至“多速”发展；第二，欧债危机不仅揭示出欧盟本质上依然还是一特殊的国际政府间组织，而且致使欧洲一体化更难以向能与大国比肩的国际体系中“极”的方向发展；第三，尽管欧债危机显示欧盟难以成为世界一“极”，但却促使其已拥有的某些专属权限会进一步强化，欧盟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中依然还有影响力。因此，欧债危机不仅不会导致欧盟解体，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欧盟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呈现出某种新的特征。这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建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关键词】欧洲联盟 欧元区 欧债危机 欧洲一体化

自 2009 年年底爆发以来，欧洲债务危机已延续四年有余。目前，这场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开始、最终波及到整个欧元区甚至欧盟的债务危机已基本渡过高潮期，形势正趋于稳定。但应当认识到，此次危机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必然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拟就此做一些初步的探析，认为欧债危机对欧盟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正迈向多速并行发展，欧盟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特性进一步突出使其单独成“极”越来越难，但同时也使其特定专属权限得以强化；这对未来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 叶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本文已发表于《国际展望》2014 年第 4 期，发表时略作修改。这里刊登的是原文。

一、一体化进程从“单速”迈向“双速”甚至“多速”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¹（1958年1月1日生效），还是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²（1993年11月1日生效），抑或是200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³（2009年12月1日生效），都强调同一发展速度的欧洲一体化。也就是说，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乃至最终欧洲联盟取代欧洲共同体成为一独立的国际法法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单线和单速的。尽管不同的欧盟成员国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有的欧盟成员国在实行欧洲一体化的法律方面也可以有保留，如英国、瑞典、丹麦决定暂时不加入欧元区，英国、波兰、捷克选择退出已经并入《里斯本条约》的《基本权利宪章》等，但总体而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方向、以及速度至少在理论上都是单一的，也即“单速”的欧洲一体化。

然而，本次欧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最为明显影响就是原来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的“单速”的一体化进程向“双速”的欧洲一体化转变。首先，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如英国、瑞典和丹麦等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已基本改变了过去“暂时不加入欧元”的政策，而是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考虑加入欧元区。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谈到欧债危机时如是说：“我希望他们（欧元区国家）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在单一的市场之中，我们希望欧洲合作，但是我们不希望进入欧元区。”⁴ 这也就意味着欧债危机实际上已导致欧盟内部出现实实在在的两种速度的欧洲一体化，即走货币联盟道路的欧洲一体化和不走货币联盟道路的欧洲一体化。

其次，《财政契约》（Fiscal Compact）⁵的签订和批准过程在法理层面显示出欧洲一体化的两种速度已成定局。从《财政契约》的缔约国组成和生效程序来看，该条约不是对欧盟两部基础条约——《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罗马条约》）的修订，不属于欧盟立法。准确地说，《财政契约》是一部由部分欧盟成员国参与的政府间条约，它与《申根协议》在性质上很相似，只是加入《申根协议》的国家不限于欧盟成员国，而加入《财政契约》的国家仅限于欧盟成员国。正因为《财政契约》具有一般国际条约的特征，条约的解释权在缔约国，而非欧盟层面的欧洲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财政

¹ 《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在1957年签订时的正式名称为《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EEC*）。该条约的名称由1991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更改为《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EC*）。2007年所签订的《里斯本条约》将《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进一步更名为《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因此，今天《罗马条约》的正式名称为《欧洲联盟运作条约》。

²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正式名称为《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

³ 《里斯本条约》（*Treaty of Lisbon* 或 *Lisbon Treaty*）是对《罗马条约》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修订的条约，因此一开始被称为《改革条约》（*the Reform Treaty*）。

⁴ “Cameron Says Euro Needs Single Government,” *Global Times*, May 10, 2012, <http://www.globaltimes.cn/NEWS/tabid/99/ID/708718/Cameron-says-euro-needs-single-government.aspx>.

⁵ 《财政契约》（*The Fiscal Compact*）的全称为《关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稳定、协调与治理的条约》（*the Treaty on St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英文简称为：“TSCG”；也被称为：《财政稳定条约》（*Fiscal Stability Treaty*）

契约》对现有的经济与货币联盟架构具有强化作用，但远非建立真正的财政稳定联盟。不仅如此，该条约的非欧盟立法属性使欧洲一体化的“双速”性得以合法化，在欧洲联盟内部形成了欧洲联盟条约体系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府间条约体系。

最后，为解决欧债危机，欧盟内部已经形成了两种相互交错机制安排，即欧盟层面与欧元区层面。一方面，在业已存在的欧盟机制中形成了新“欧元集团”协调机制。比如在部长级欧盟经济财政理事会中，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在处理欧元危机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涉及银行监管、监督、公共债务管理等问题的“欧元集团”协调机制。另一方面，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欧盟内部还形成了一些专门属于欧元区的新机制。比如目前已经产生了由欧元区 17 国首脑参与的每年举行一次的欧元区峰会，并且还选出了峰会主席。此外，欧洲银行管理局（EBA）等新机构表面上对欧盟 27 国开放，但主要是管理欧元区 17 国的银行。

更为严重的是，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随着“双速”欧洲一体化的形成，欧盟内部还有可能进一步形成“多速”欧洲一体化，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第一，欧元区本身在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可能继续分化。此次欧债危机已经事实上造成了欧元区内部乃至整个欧盟的南北分化。从欧债危机本身来看，重灾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乃至意大利主要在南欧，而主要出资救助的欧元区国家是地处欧元区北部的德国、荷兰、芬兰等国。由此，欧元区的南北差异甚至南北对立被此次欧债危机放大，以致德国公众对德国的付出产生普遍的质疑，而芬兰外交部长埃尔基·图奥米奥亚甚至提出，芬兰正为欧元区可能出现分裂做准备，这种可能性不意味着欧洲联盟的终结，或许会让欧盟更强大。⁶ 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欧元区北部的成员国之间，甚至整个欧盟北部的成员国之间加强合作甚至形成新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多种速度在所难免。

第二，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或“火车头”法德轴心开始式微。长期以来，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法德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都需要通过走欧洲联合之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法国有强烈的大国意识，但经济实力不足；德国虽经济实力雄厚，但因历史原因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到压制。因此，法国在政治上提出各种符合两国利益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建议，辅之以德国在经济上的积极支持，已成为法德合作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范式”；法德轴心由此形成，并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车轮不断向前的“发动机”。然而，这次欧债危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德轴心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运作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在处理欧债问题的过程中崛起成为解决危机的领导者，并且进一步成为欧盟的领导者。德国经济自 2010 年开始实现了持续增长，2010 与 2011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 3.7% 与 3%，⁷ 2012 年与 2013 年虽然受欧债危机影响而减速但也未出现负增长，分别为 0.7% 和 0.4%（2013 年数据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2014 年 1 月 15 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同时，根据德国联邦银行预测，2014 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1.7%，2015 年的增长率更将达到 2%。⁸ 更值得注意的是，

⁶ 《芬兰外长吁做好欧元区分裂准备》，新华网，2012 年 8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19/c_123601581.htm。

⁷ 《德国经济 2011 年的两大亮点》，新华网，2012 年 1 月 1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1/16/c_122591138.htm。

⁸ 《德国经济 2013 年仅增长 0.4%》，新华网，2014 年 1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

德国的失业率在欧债危机中不升反降，各级政府财政还在 2012 年实现了 22 亿欧元的盈余。⁹ 德国在欧盟和欧元区内超凡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它必然也必须在解决债务危机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由此，法德两国之间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长期维持的力量均衡被打破，法德之间在解决欧债问题上的矛盾突显，但德国因其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总是占上风，法德“双引擎”也极可能转变为以德国为主导的“单引擎”。

然而，作为欧元区乃至欧盟新领导者的德国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看法则明显倾向于“多速”的欧洲。在解决欧债问题的过程中德国政治精英多次提出要在欧盟内部建立财政联盟、政治联盟。实际上，德国所设想的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并非是整个欧盟层面，甚至也非欧元区层面的联盟，而是通常所说的核心欧洲的联盟或所谓的“精英联盟”。比如在 2011 年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就表示，德国的目标是先争取在欧元区 17 国尽快建立旨在强化财政纪律的“稳定联盟”。但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政府还有另一个以“申根协定”为模板，争取部分欧元区国家互相签订国家条约先建立一个“精英联盟”的计划。在 2012 年 6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时，也再度提到“申根协议”模式，即在数个可以成为核心欧洲的欧盟成员国中先建立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在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方面，德国坚决反对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主张，认为在没有建立严格纪律的财政联盟之前，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只会给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减轻改革压力，无助问题的根本解决。但德国政府却在同时考虑联合欧元区其他 5 个 AAA 级信用评级的国家发行所谓“精英债券”，希望通过这一手段帮助这些国家抵御市场冲击，并且也可以通过严格的交换条件在必要时帮助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融资。2013 年 9 月 22 日，默克尔为首的基民盟联合姊妹党基社盟在德国联邦大选中赢得 41.5% 的多数选票，创 20 年来最好成绩，默克尔成功连任德国总理。德国未来的欧洲政策将得以延续。所有的一切意味着“多速”发展的欧洲将成大势，即单一“速度”发展的欧洲将极有可能分化为以德国为领导的“核心欧洲”、“欧元区欧洲”和“欧盟欧洲”等“三速”或更“多速”的欧洲。

第三，欧盟内部主权国家的主权分享或共享将遭遇更为强大的阻力。欧盟在应对欧债问题而推出的解决方案如《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都遭遇欧盟内部主权国家的强大阻力，如英国和捷克决定不加入《财政契约》，而德国最终将这两项举措交由联邦宪法法院作裁决等。有国内学者认为，尽管诸如《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等机制在形成过程中确实受到欧盟内部主权国家的诸多掣肘，但一旦最终付诸实施，就能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产生影响，并且认为“不应过度夸大这一事件对欧洲债务危机、欧元区甚至整个欧洲一体化造成的影响”。¹⁰ 但《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在促进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有阻碍一体化的效果，因为这一做法开启了欧盟“多速发展”的大门。既然英国和捷克可以通过自身的国家权力不参与欧盟的财政政策一体化行动，那么其他欧盟成员国也可能效仿，在

2014-01/15/c_118985184.htm。

⁹ 《2012 年德国财政盈余 22 亿欧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3 年 1 月 29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m/201301/20130100015889.shtml>。

¹⁰ 《欧洲所学者笔谈：如何解读欧盟的“财政契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网站，2012 年 4 月 5 日，<http://ies.cass.cn/Article/ozxzt/201204/4930.asp>。

其他领域采取有异于一一体化的行动？¹¹ 另一方面，德国宪法法院虽然裁决德国参与“欧洲稳定机制”和《财政契约》不违宪，但却附加了条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德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建立小范围的一体化机制，或者不参与某些整体的一体化机制埋下了伏笔。因此，多速发展的欧洲一体化很可能因欧债危机而成为一种趋势。

二、区域国际组织属性强化并阻碍欧盟成“极”前景

长期以来，在探讨欧盟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问题时，国内国际关系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欧盟是当代国际体系多极化过程中的一“极”，即欧盟已经拥有像大国一样的权力，并且能与美国、俄罗斯、中国乃至日本等大国共同建构“多极世界”。但必须注意的是，欧盟与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即国家不同，它没有主权。因此欧盟不是大国，不具备充当国际体系中类似大国那样的“极”的能力，它迄今只是一个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政府间国际组织，应该被视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¹² 很大程度上，欧债问题的出现不但进一步揭示出欧盟并非为与大国相似的“极”，更进一步地促使欧盟在未来的发展中更难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极”。

一方面，欧债危机揭示出欧盟的真实身份与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判断欧盟究竟是否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极”，最为关键的是确定其身份及其所拥有的权力。这恰恰是国际学术界探讨了 40 多年的问题，而此次欧债危机似乎给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答案。

早在 1972 年，英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时任所长弗兰西斯·迪歇纳（François Duchêne）在讨论欧共体（欧盟）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或所扮演的角色时，最先提出了欧洲是一个具有民事权力（civil power）的行为体的观点。¹³ 迪歇纳的观点引起了欧美学术界对欧共体/欧盟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权力问题的争论。简而言之，以迪歇纳、约瑟夫·奈等为代表的欧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欧共体/欧盟完全可以被视为现代国际体系中有影响力的行为体，甚至可以被视为一“极”，而早期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赫德利·布尔、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则完全否认欧共体/欧盟作为国际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地位，也即欧盟根本不可能称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极”。比较有意思的是，作为美国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同时又是蜚声国际的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则在此问题上持某种骑墙态度。一方面，基辛格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明确提出了世界五大中心论，将欧洲视为与美国、苏联、日本、中国平行的一个中心¹⁴，但另一方面则又提出颇为否定欧洲作为单一行为体意味的问题：“假

¹¹ 参见叶江：“我要给欧洲打电话，打给谁”——叶江教授谈欧债危机及欧洲一体化前景，载《解放日报》2012 年 7 月 8 日，第 8 版，“思想者”专栏。

¹² 叶江：《欧盟：大国还是区域国际组织？》，载《世界知识》2007 年第 18 期。

¹³ François Duchêne, “Europe’s Role in World Peace,” in Richard Mayne ed., *Europe Tomorrow, 16 Europeans Look Ahead*, London: Chatham House, 1972, pp. 32-47.

¹⁴ 参见[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九章中。实际上，中国“多极化”理论的源头就是基辛格的五大中心论。

如我要给欧洲打电话，我应该打给谁？”¹⁵

根据 40 余年前迪歇纳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确实衰落了，但却并没有因衰落而被殖民化；不仅如此，西欧通过建立欧洲共同体，走一体化道路而得以成为世界政治文明舞台上的榜样，并且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大的政治联合体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而该联合体所使用的基本上是民事形式的权力（civilian forms of power）。因此，欧共体/欧盟是国际体系中具有民事权力的行为体，可以被称之为“民事权力欧洲”。¹⁶ 在迪歇纳观点的基础上，欧洲学者后来又提出了欧盟是“规范性权力行为体”的观点。而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奈和基欧汉等则强调，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促使欧盟作为一新型行为体而对国际事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首先对此表示反对的是英国学者布尔。布尔认为：“民事权力”或“民事权力欧洲”的概念是与 20 世纪 70 年代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出现的否定均势理论而强调相互依存理论的现象相互一致的，“它们均体现了对 20 世纪 20 年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回归，它们应该被描述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理想主义或新进步主义的时尚品。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权力政治回归’全景来看，这样的观点所建立的基础非常薄弱……”。布尔反对“民事权力欧洲”概念的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欧洲’也就是当年的欧共体不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行为体，并且似乎好像也不可能成为行为体；我所认为的欧洲事实上只是各国政府的欧洲，所谓的欧洲只扮演很小的角色，主要是作为政府间合作的工具，通过以‘欧洲的’名称所设的不同委员会、大会和秘书处等，其中包括欧洲共同体等。”¹⁷

冷战即将终结之际，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强调，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欧洲本身将重回类似于 19 世纪欧洲协调时期那样的多极国际格局。他指出，德国、法国、英国、或许还有意大利将会承担起主要大国的角色；苏联会从超级大国的地位衰落，但依旧是欧洲的主要国家，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由五个主要国家和一系列较为弱小国家组成的欧洲“多极”体系。之后他更是通过反复论证国际制度的错误承诺，强调大国间的强权政治将主导后冷战时期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世界，而诸如欧洲共同体等国际制度只不过是强国政治的工具，根本不能被视为国际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独立行为体，更不能被视为与大国有同等地位的“极”。¹⁸

¹⁵ 基辛格的这一表述有两种版本，其一为“Who do I call if I want to call Europe?”，其二为“‘Europe’? Give me a name and a phone number!”。目前已经很难找到原文出处，但是在 2008 年 2 月基辛格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默认了这一说法。参见“Europeans Hide Behind the Unpopularity of President Bush,” SPIEGEL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February 18, 2008,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spiegel-interview-with-henry-kissinger-europeans-hide-behind-the-unpopularity-of-president-bush-a-535964.html>。

¹⁶ François Duchên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Interdependence,” in Max Kohnstamm and Wolfgang Hager eds., *A Nation Writ Large? Foreign-policy Problems befor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Macmillan, 1972, p. 19.

¹⁷ Hedley Bull, “Civilian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21, Issue 2, December 1982, pp. 149–170.

¹⁸ 有关米尔斯海默对欧洲在冷战终结后将重回以欧洲大国为主体的多极体系，以及他对国际制度的错误承诺的批评可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但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轨迹来看，欧共体/欧盟确实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为体。目前，在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人权问题上，欧盟确实已经具有明显的独立行为能力，而欧盟本身也通过《里斯本条约》而确立起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法律地位，并且产生了自己“总统”和“外长”。尽管如此，欧盟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务乃至自身内部事务中的表现依然不像一个统一的行为体。这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已经有十分明显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从2009年底爆发的欧债危机更进一步地揭示出了欧盟的真实身份与地位——国际体系中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即欧盟是具有一定影响力且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国际政府间组织，但不是能与大国比肩的具有与大国相同权力的“极”。

过去人们常说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导致欧盟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极”。这意味着，作为国际体系中的新型行为体，欧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一个与大国相同的超级国家或超国家（super state）。但相当多的欧洲政治家和欧美学者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不断地促使欧盟成为一个欧洲联邦或者至少是欧洲邦联。¹⁹但在此次欧债危机的应对过程中，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就其具体成员而言的欧盟和欧元区集团，其表现都证明得出上述结论还为时过早。实际上，欧盟还不是一个合众国、不是一个大国，其主要成员国如英国、法国、德国乃至意大利倒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并且从50年前《罗马条约》签订开始，欧盟就始终是一个区域性国际政府间组织。因此，严格来讲，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阿盟、非盟乃至上海合作组织等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其一体化程度更高，并且有向超国家或联邦发展的意愿，因此欧盟只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欧盟在当下还不能被看作类似大国那样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极”、更不能被视为一个超国家或者一个联邦。²⁰而欧债危机则更为明显地揭示出欧盟以及欧洲一体化发展这一本质。

另一方面，欧债危机使欧盟在未来更难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极”。

欧债危机不仅揭示出欧盟在本质上不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极”，而且在客观上还导致欧盟在未来更难以成为类似于大国的一“极”，这可从欧盟成员国、欧盟、国际及公众等四个层面看出。

首先，从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层面来看，在迄今为止的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欧洲政治重新“国家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换句话说，欧盟内部的权力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从欧盟机构，如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等，向成员国尤其是大成员国如德国等转移。在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德国近乎一言九鼎的做派、英国置身度外的态度、法国左右摇摆的方式、意大利犹疑不决的行为、西班牙既想求助又不愿紧缩的死硬乃至希腊只求救助而不想改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Summer 1990, p52-96) 和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49) 两篇文章的讨论。

¹⁹ 有关欧盟已经成为联邦、邦联乃至合众国的讨论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中第九章“欧洲‘合众国’”的相关讨论，[美]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杨治宜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²⁰ 参见叶江：《欧盟》。

革的表现，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来；欧盟成员国总是将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置于整个欧盟上。尽管最终为了度过危机欧盟成员国还是实现了合作，但却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主义的式微和政府间主义的兴盛。总之，欧盟成员国政府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将处理事务的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明显压缩了欧盟的整体权力和利益。这样，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而想扮演国际体系中一“极”的角色将更为困难。

其次，从欧盟本身看，欧债危机也沉重打击了欧盟向超国家或欧洲联邦发展的势头。作为单一货币的欧元一直被认为是欧洲联合的象征和深化欧洲一体化的资源。然而，欧债危机却使得欧元成为分裂欧洲和促退欧洲一体化“源泉”。欧盟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行动迟缓，政出多门，争议不断，举措失当，等都对欧盟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行为体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欧债危机对欧盟整体的经济打击十分严重，欧盟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地位由此而下降明显。更严重的是，欧盟的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的实施也因此遭遇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欧债危机导致欧盟成员国无心关注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另一方面，各成员国试图关注，欧债危机的困扰也使其严重缺乏相应资源。此外，原先由《里斯本条约》所规划的深化欧洲一体化愿景因欧债危机导致的欧盟成员国间互信骤减而难以实现。在这样的情形下，欧洲一体化通向超国家和联邦的道路日益模糊，欧盟成为国际体系中一“极”之梦将很难实现。

再次，从国际层面来看，欧债危机导致国际社会对欧盟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和作用看法变得更为保守。第一，作为拥有“民事权力”和“规范权力”的非国家行为体，欧盟总是希望通过展示其自身的有效治理模式，通过促进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观，来影响现实的国际事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然而，欧盟在应对欧债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迟缓、犹疑不决、步履维艰使得外部世界对其治理模式及价值观的推崇有所降低，尽管并非全然逆转。第二，欧盟作为单独的行为体已经与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墨西哥以及包括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BRICS）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这些战略伙伴变得更愿意与欧盟成员国而非欧盟本身加强伙伴关系，因为作为整体的欧盟因欧债危机而影响力下降，而作为个体的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大国成员国的影响力却在上升。第三，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稳定其周边的能力有所下降，并且在应对阿拉伯之春等区域变局中没有表现出统一的战略，以致欧盟越来越难以被其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视为当前国际体系中可以与大国平起平坐的行为体。

最后，从欧盟及其成员国公众的态度变化上看，欧债危机的冲击使得欧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影响和作用更为困难。根据2012年欧盟委员会要求并协调展开的“欧洲晴雨表调查”的数据²¹，欧盟内部公众对欧盟整体形象持完全积极正面看法的人数比例因欧债危机而大大下降，从2007年占总调查人数的52%下降到2011和2012年的31%，而持完全消极负面看法的比例则从2006年和2009年占总调查人数的15%上升到2012年的28%。另根据位于瑞士苏黎世的智库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所推出的研究报告《2012战略趋势》（*Strategic Trends 2012—Key Developments in Global Affairs*）结合“欧洲晴雨表调查”

²¹ European Commission,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1st Results,” *Standard Eurobarometer*, 77, Spring 2012,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7/eb77_first_en.pdf, p. 14.

的结果而做出的描述，在 2007—2011 年间，欧盟及其成员国内对欧盟持信任态度的民众因欧债危机而急剧减少，其中下降最为严重的是欧债危机重灾区“欧猪五国”（葡萄牙从 68% 下降到 31%，爱尔兰 54% 到 24%，意大利 58% 到 31%，希腊 65% 到 29%，西班牙 65% 到 30%）。与此同时，提供救助最多的德国的民众也对欧盟的信任普遍下降，从 2007 年的 56% 下降到 2011 年的 30%，而欧盟所有成员国民众对欧盟信任度的总平均数则从 2007 年的 57% 下降到 2011 年 34%。²² 毫无疑问，欧盟及其成员国公众对欧盟持积极正面的看法和信任的这一下降，肯定对欧盟向超国家或联邦发展极其不利，当然对欧盟试图成为国际体系中一“极”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专属权限提升、欧盟继续拥有影响力

欧债危机不仅揭示出欧盟实际上只是一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具有超国家倾向的区域国际政府间组织，还揭示这一非国家行为体属性对其成为国际体系中一“极”的阻碍。但需要指出的是，欧债危机也强化了欧盟的这一国际组织属性的其他一些方面，即非国家行为体的特定专属权限。换句话说，欧盟不仅不会因欧债危机而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会继续通过其传统的“民事权力”或“规范性权力”继续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

一方面，欧盟已拥有的某些专属权限会有所加强。根据《里斯本条约》的规定，联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限分为欧盟专属权限、欧盟与成员国分享权限以及欧盟提供支持之权限等三个类别。欧盟专属权限是指，在联盟立法行为所规定的范围内赋予联盟专属的做出指示和缔结国际协定的权力。在关税联盟、为内部市场运作建立竞争规则、在共同渔业政策下保护海洋生物资源、普通商业和贸易政策以及欧元区货币政策等领域，欧盟具有专属权限。欧盟与成员国分享权限的领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成员国不能在联盟已经行使职权的领域行使权力”的领域，如内部市场、社会政策、农业和渔业（不包括海洋生物资源）、环境、能源等；二是“联盟行使职权不能导致成员国无法行使权力”的领域，如科技研发和空间开发、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共同外交、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等。欧盟提供支持之权限的领域为联盟可以进行一切行动以支持协调或补充成员国的行动的领域，如保护和改善人类健康、工业、旅游、教育和青年事务、民防等。

尽管欧债危机导致欧盟内部出现所谓的重新“国家化”倾向，但在《里斯本条约》已经确认的欧盟专属权限的领域则依然由欧盟掌握，即使在欧盟与成员国分享权限的领域出现了某种向欧盟成员国倾斜的态势。恰好相反，欧盟机构由于在处理欧债危机过程中逐渐地失去了掌控能力，因此反而更为注意保持自己既有的专属权力不被侵蚀。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商业和贸易领域中，欧盟机构对自身的专属权限格外关注。这从 2012 年发生的有关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板、光伏电池以及其他光伏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事件中即可得以验证。

2012 年 7 月，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一些欧盟企业向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了对中国光伏

²² Daniel Mockli ed., *Strategic Trends 2012—Key Developments in Global Affairs*, Zurich: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ttp://www.css.ethz.ch/publications/pdfs/Strategic-Trends-2012.pdf>, p. 46.

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的申请。根据规定，欧盟须在该年 9 月 6 日前决定是否立案。据了解，2011 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到欧盟的总金额约为 204 亿美元，如果该反倾销案件立案，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2012 年 8 月 30—31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在与温家宝总理进行中德政府第二轮磋商之后共同会见记者时，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与德国同意通过协商解决光伏产业的有关问题，避免反倾销，进而加强合作，这是解决贸易争端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世界也会起到示范作用。默克尔接着也表示，希望欧盟委员会、有关企业与中方一起尝试通过沟通交流来排除和解决问题，不要启动反倾销程序。她还明确说，“现在还有时间，所以最好是协商加以解决。”²³ 然而，默克尔回到德国不久，欧盟委员会根本不顾默克尔的承诺，于 9 月 6 日公开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板、光伏电池以及其他光伏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德国对此无可奈何，因为有关“普通商业和贸易政策”是欧盟的专属权限，德国可以发表意见但不能改变欧盟机构——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即便德国是欧盟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所占的对外贸易总额最高，并且在解决欧债问题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欧盟依然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发挥重大影响力。尽管对欧债危机可能导致欧元区解体的问题存在重大争议，但围绕欧债危机对欧盟存续的影响问题上仍有着重大共识，即欧盟将继续存在。尽管欧盟成员国及其公众因欧债危机对欧盟信任度大为下降，但没有人因此认为欧盟应当解体。即使是在英国这个疑欧情绪最为强烈的国家，对欧盟持的信任态度几乎从未超出过 40%（2007 年 36%，2011 年跌至 18%），但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在欧债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依然明确表示：“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在单一的市场之中，我们希望欧洲合作……”。由于卡梅伦是始终对欧盟持负面态度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他的态度基本反映出英国依然还是希望欧盟继续发挥作用的立场。笔者认为，欧盟不仅不会因为欧债危机而解体，相反会以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而发挥不同的国际影响力，尽管这不能与大国同日而语，其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欧盟是维护欧洲和平和保障欧洲自由的区域国际政府间组织。众所周知，欧洲一体化缘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德和解与维持二战后欧洲的和平。尽管有人会认为，在欧洲持久和平的背景下强调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和平的保障似乎多余，但如果没有欧盟这样的欧洲一体化组织机制，维护欧洲和平将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欧盟是维护成员国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有效机制，这对欧洲的稳定也至关重要。在欧债危机延续期间，多个欧盟成员国极右翼势力抬头、民粹主义运动出现，正是欧盟通过《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European Union）²⁴ 有能力抑制极端势力的全面发展，从而确保欧洲的稳定。欧盟对欧洲和平和稳定的影响及作用为整个世界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并且能继续彰显其软实力。

第二，欧盟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欧债危机并没有改变欧盟内部市场商品、服

²³ 《温家宝：中德同意协商解决光伏产业问题》，新华网，2012 年 8 月 3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2-08/30/c_123652547.htm。

²⁴ 根据《里斯本条约》，《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罗马条约》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列构成欧洲联盟的三部基本法律。

务、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虽然欧债危机显示出所谓“欧元之父”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出了问题，即仅有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乃至统一的政府，实行货币一体化会出现十分困难乃至产生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四大自由对欧盟的企业和雇员以及消费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事实恰恰相反，对而言，欧盟内部大市场的继续存在即能确保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公民的广阔消费选择空间，又能确保欧盟企业和雇员的良好经济机遇。更重要的是，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使得任何其他区域性国际政府间组织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都不能与之相媲美。迄今只有欧盟才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的正式成员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第三，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的影响力继续存在。自1972年起，欧共体首脑会议首次强调形成一个共同环境政策的重要性，并在会议结束之前责成共同体立法机构制定一个具体行动计划。1973年11月欧共体理事会以《欧共体理事会以及理事会中成员国政府代表会议的宣言》的形式通过了《欧共体第一个环境行动计划》。由此促成了共同体统一环境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之后欧共体/欧盟共通过6个环境行动计划。经过近40年的努力，欧共体/欧盟的环境政策从无到有，不断提升，环境保护的领域和视野得到全面的拓展，其广泛而细致的环境立法，持续的环境行动计划和多元、灵活的政策实施手段促使欧盟的环境政策取得巨大成就，为整个世界树立了环境保护方面十分正面的形象。即使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欧盟在2012年结束第六个环境行动计划之后，还是由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11月29日公布了欧盟的最新环境行动计划草案。新环境行动计划配合欧盟2014年至2020年的新中期预算框架，以及欧盟长期发展战略“欧洲2020战略”中的环境政策，并随着欧洲议会于2013年11月19日宣布通过“2014-2020欧盟预算案”，该新的欧盟环境行动计划也付诸实施。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欧盟始终走在世界前列，雄心勃勃地决定有约束力地降低有害物质的排放、节约能源和推进可再生能源，推动世界关注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欧盟不仅在批准作为唯一规定发达国家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机制即《京都议定书》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年底到期之时，继续支持实施第二承诺期。2012年11月26日至12月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8次缔约方会议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在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不再参加第二承诺期的情况下，欧盟在积极推动下一个全面且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框架协议，并确保主要经济体的积极参与，从而实现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远大目标的同时，决定保持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承诺，从而使多哈大会能够做出决定，将2013年至2020年作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很明显，正是欧盟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才保证了在减排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能继续维持，从而有助于推进实施201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所通过的以“欧盟路线图”（EU Roadmap）为基础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

（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文件。该文件第一次将所有国家纳入一个共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减低碳排放框架，尽管由于少数国家的坚持而导致约束力有所减弱。《德班增强行动平台》文件的出台，以及欧盟以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为条件，继续

推进实施《德班增强行动平台》文件等，都十分明显地表明，即使欧债问题对欧盟的权力和影响力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欧盟依然还保持着相当的国际事务影响力。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欧债危机促使欧盟更彰显出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特殊行为体的本质，即欧盟过去是，现在还是并且在看得见的未来将依然是具有超国家倾向和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政府间组织，但是却不是可以与大国比肩的当代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二、欧债危机导致欧洲一体化将由过去始终强调的“单速”向“双速”乃至“多速”发展，并由此而致使欧盟更难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拥有像大国一样权力的“极”；三、欧债危机并不会致使欧盟解体，欧盟将继续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发挥其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推动欧盟机构进一步加强欧盟已经拥有的某些专属权限，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以及欧盟本身由此而展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同时欧盟也依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具有影响力。

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欧洲研究学界提出了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同时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具有深刻的影响。²⁵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欧债危机对欧盟所形成的上述种种深刻影响导致中国学界似乎很难再以原有的理论框架研究和分析欧盟以及欧洲一体化；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在“多速欧洲”的新背景下运行；三、分享成员国某些主权的欧盟机构与继续拥有核心主权的欧盟成员国之间正重塑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无疑给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带来相当的不确定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似只有以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来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欧债危机影响下的欧盟，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来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如既注重协调与欧盟成员国其中尤其是大成员国的关系，同时继续加强与欧盟机构的协调等。惟其如此，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才能是光明的，当然道路依然曲折。

简 讯

* 7月17日上午，德国前司法部长赫尔塔·多伊布勒-格梅琳访问上海社科院，并作“从法律社会和政治角度看国际刑事法庭反思过去的意义”的主题报告。

欧洲动态 (2014年7月1日—2014年7月31日)

中欧关系

默克尔访华 (综合新华网、国际在线、外交部网等国内外媒体消息)

²⁵ 有关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的具体讨论参见叶江：《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响》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地130-136页。

7月6-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成都，开启其第七次访华之旅。在成都，默克尔出席了中德对话论坛，造访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体验成都本土农贸市场，观摩川菜制作过程，考察大众汽车成都基地。成都的全域开放以及在人才、区位、宜居环境、工业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对默克尔本人及随行的德国企业家充满了吸引力。

7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同默克尔总理举行会谈。李克强强调，当前中欧正处于各自发展的关键时期，双方关系也处在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希望德方继续为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促成一批支柱性合作项目，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推动中欧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默克尔表示，德方愿与中方建立并发展创新伙伴关系，扩大经贸、金融、科技、农业、人文等领域合作，促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德国企业愿扩大对华投资，积极参与中国中西部经济建设，欢迎中国企业赴德投资兴业，将积极推动简化签证手续，便利人员往来。德方支持欧盟同中国加强交流与对话，愿为欧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

在两国总理共同会见记者时，李克强介绍了中德总理会谈成果，他表示，此访期间，两国建立了高级别财金对话机制，一致同意加强创新、可持续发展、环保等合作，中方宣布向德方提供800亿元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额度。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推动中德关系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李克强指出，77年前的今天，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浴血抗战八年，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牢记历史教训，才能开辟未来，永葆和平。默克尔表示，德方愿与中方充分利用两国政府磋商等机制，加强创新合作，扩大共同研发和市场准入，积极拓展新型城镇化、节能环保、应对气候变化、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德方感谢中方对欧盟和欧元的支持，将继续致力于推进欧中合作。两国总理还共同见证了双边经贸、航空、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其中，空客集团直升机分部与中国公司签订了出售100架直升机的协议。

当日，习近平主席会见了默克尔总理。双方积极评价中德关系发展，表示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国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德关系战略内涵。习近平强调，中德务实合作是全方位的，双方步伐应更大一些，打造更响亮的合作品牌。中方欢迎德方共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方将继续有序推进开放，欢迎德国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默克尔表示，习近平主席上次对德国的国事访问取得成功，再次证明德中关系很好。并感谢中方在克服欧盟债务危机上给予的支持。

德国舆论认为，默克尔访华意在维持中德关系强劲动力。德中关系目前“动力十足”，维持这一动力是默克尔此访目的之一，而经济是此访的首要议题。德国之声网站刊文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欧洲国家政府首脑像默克尔这样密集地会晤中国领导人。该网站另一篇评论称，中国对德国经济的作用非常重要。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德国企业大规模受益，特别是汽车和机械制造业，而德国也在维护着这一紧密关系。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海尔曼认为，中德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两国经济间的互补性。德国的机械、化学和电子等领域产品为中国目前工业化阶段所需，而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在德国非常受欢迎。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德国投资。随着中国企业在欧洲地区投资活动的愈加活跃，欧洲国家间争取中国投资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美国《纽约时报》载文说，自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以来，她和德国企业界与中国建立了稳固的政治与经贸关系。默克尔此行意在延续中德经贸关系快速增长的“黄金十年”。文章说，德国企业界人士对于在华投资的信心高于他们的欧洲同行。

香港中评社有文章认为，默克尔在习近平结束访德行程不久就积极回访，表明德国对于发展良好中德关系的强烈愿望。默克尔访华主打经济牌，其出访团队中包括有多位工商业高层。对于经贸合作基础牢固的中德而言，是一场双赢的买卖。

其他

➤ 新华网7月3日，欧盟2日发布公告，指出中国在世贸组织下的重要影响力和日益提高的责任，希望增强商业环境透明度，减少政府对部分行业的出口补贴。欧盟表示，希望中国在贸易政策上能够进一步改进，包括将所有法律印刷成文并翻译成英文，确保法规透明度，希望中国能够更充分、及时地向世贸组织和相关成员告知新政策等。另外，欧盟高度评价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希望中国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及尽快完成《信息技术协定》谈判。

➤ 外交部网7月14日，当地时间7月13日，习近平主席前往拉美途中在希腊过境访问，会见希腊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发展交换意见。

➤ 新华网7月23日，近年来，中英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不断增强，中国对英国投资增长迅速。去年全年中英贸易额增长了11%，今年前6个月增长了22%，英国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块热土。

➤ 中新社7月25日，习近平主席24日在结束对古巴的国事访问回国途中在葡萄牙特塞拉岛进行技术经停时会见葡萄牙总统代表、副总理波尔塔斯。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葡关系。明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深化经贸、技术、投资、农牧业、旅游、海洋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葡关系再上新台阶。习近平指出，中葡两国通过谈判，实现了澳门政权顺利交接。澳门回归以来，保持了繁荣稳定。事实证明，中葡双方当年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性决策。波尔塔斯表示，葡中两国成功解决了澳门问题，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榜样。葡萄牙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政治对话，扩大经贸、投资、海洋、旅游等领域合作。葡萄牙经济正在好转，欢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其中。葡方愿意积极促进欧盟同中国关系发展。

➤ 中央政府网站7月29日，中欧航天合作联委会第三次会议19日在法国巴黎欧空局总部召开。会议总结了中欧航天合作联委会第二次会议以来双方所取得的进展，确定了后续五年中欧航天合作大纲。会后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以及2015-2020年中欧航天合作大纲。

欧洲政治外交

➤ 人民日报7月1日，意大利1日从希腊手中接过接力棒，正式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此前曾多次表示，意大利将在为期6个月的任期内，以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作为工作重点，为欧盟各成员国进行改革提供便利，帮助欧盟继续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此前召开的欧盟峰会上，伦齐呼吁欧盟改变此前实行的紧缩政策，转而采取更为灵

活的预算制定政策，获得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广泛支持。此外，伦齐还表示，希望意大利政府能为欧盟顺利解决移民、能源和环境等问题做出更大贡献。

➤ 新华网7月2日，现年58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马丁·舒尔茨1日在新一届欧洲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以409票的绝对多数再次当选欧洲议会议长，成为欧洲议会史上首位两次当选的议长。舒尔茨在当选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洲议会不能成为象牙塔，不能远离公众，因为所有议员都是公众选举产生的。他说，欧洲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如年轻人的高失业率等，新一届欧洲议会将致力于推动这些问题的改善和解决。

➤ 新华网7月15日，欧洲人民党候选人、卢森堡前首相容克15日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赢得422票赞成票，当选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他将于今年11月1日正式接替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任期5年。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由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2个国家反对提名容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但绝大多数成员国对此提名表示支持。容克则表示，他对获得欧洲议会绝大多数议员的赞成票表示满意。谈及欧盟委员会下一步工作，容克说，他将带领欧盟重新出发，致力于经济增长，致力于创造就业、促进公平、改进民主。他说，欧盟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他将与各成员国首脑积极协商，尽快提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委员人选，为欧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国际在线7月24日，欧盟理事会23日在布鲁塞尔宣布，立陶宛获准将在2015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从而成为其第19个成员国。立陶宛总理布特克维丘斯当天表示，采用欧元对立陶宛来说是战略性的一步，无论从经济和政治上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加入欧元区旨在扶持经济的增长。立陶宛的人口总数为不到300万人，是继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之后最后一个加入欧元区的波罗的海国家。

➤ 环球网7月30日，援引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7月29日报道，欧洲青少年前往叙利亚人数之多已引起了欧洲多国政府高层的重视和担忧。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激进行为的国际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已有2000名欧洲青少年逃往叙利亚。法国政府预计法国是欧洲各国中逃离青少年人数最多的，达700名。此外，逃离青少年中英国至少占500名，德国300名，荷兰100名。报道另称，这些欧洲青少年或出于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大规模杀害穆斯林”报道的愤怒，或出于加入新的宗教国家的“理想情怀”，选择离开家庭的保护，放弃良好的教育，去支持“圣战”组织。反叛集团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招募成员，这也使青少年更容易受引诱。赴叙青少年中有人参加了和“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组织，有些还加入了更激进的宗教极端组织。这些青年大多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大部分人也不会再回到自己的国家。对于那些要回国的青少年，欧洲各国政府则担心他们会成为国内安全的隐患。

德国

➤ 中新网7月9日，当地时间7月4日，德国联邦检察机关通报，逮捕了德国联邦情报局(BND)一名31岁的雇员。这名雇员被怀疑为美国等国提供情报。消息传出后，德国舆论震惊，德国总理默克尔7日通过政府发言人就“双重间谍”案表示，此事如获证实，“涉及到的是一桩严重的事件”，这种行为和两国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背道而驰。面对德国方面的指责，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德关系十分重要，希望能妥善解决此次间谍案争端，并已经在法律和外交层面与德国方面进行沟通。

➤ 中新网7月12日,综合消息,德国政府11日称,德国政府在10日发出驱逐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柏林最高官员的决定,是对“破坏信任行为的合适反应”。

法国

➤ 新华网7月2日,因涉嫌探听司法机密和腐败,法国司法机关2日凌晨正式对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展开调查。据法新社报道,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前总统因涉嫌腐败遭警方拘留。

➤ 新华网7月14日,法国14日在首都巴黎举行国庆日阅兵仪式。今年法国国庆日阅兵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近80个与一战相关的国家受邀参与了阅兵仪式。

➤ 中国网7月15日,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3名日本自卫队成员14日参加了法国纪念国庆日的阅兵活动。这是日本首次派出自卫队参加外国阅兵活动。日本防卫省称,派遣自卫队员参加阅兵式旨在宣传安倍晋三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

➤ 中国网7月24日,援引《费加罗报》网站报道,从22日起,法国国民议会开始仔细研究新的反恐怖主义草案。法国内政部长伯纳德·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表示,几个月来,法国参加圣战的人数已达到800人,前往中东地区的民众居多。这一人数增长56%,引发社会及政府高度担忧。

英国

➤ 国际在线7月15日,据新华社电,英国外交大臣黑格14日晚宣布,他将辞去外交大臣职位,改任议会下院领袖。同时宣布,在明年5月举行的英国大选中,他将不再谋求继续担任议员职位。黑格职位的变更被视为英国首相卡梅伦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英国舆论对外交大臣“换帅”一事评价不一。有分析认为,英国社会“脱欧”、“疑欧”声音渐长,选民“右倾化”更加明显,卡梅伦有意在2015年大选前增加内阁“右翼”色彩,黑格等“中右翼”温和派官员因此退出内阁核心岗位。此外,卡梅伦还计划在内阁重组中提拔更多女性担任要职。

➤ 环球时报7月16日,英国首相卡梅伦15日宣布内阁大改组。有明显反欧洲一体化倾向的国防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接替黑格职位。据《泰晤士报》分析,黑格不再担任外交大臣的原因复杂,但主要是因为他推行的外交政策遭到同僚炮轰,比如英国近年的中东政策。卡梅伦早前希望赢得议会支持通过军事打击叙利亚的计划未果,就被认为是黑格斡旋不力。此外,黑格一直高调呼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但叙利亚政局始终没有大变化。相反,伊拉克局势出现新动荡,“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的出现给整个中东安全带来更加严重的威胁。另英国《卫报》称,哈蒙德一直被看作保守党内“疑欧派”的重要人物,极力主张英国尽快举行公投,脱离欧盟。该报称,相信哈蒙德主政外交部后,这一政治理念也会影响英国外交政策。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英国将走上退出欧盟的道路。此外,环境大臣佩特森、英国内政部负责警力事务的大臣格林、总检察长格里夫等人也都悉数离开内阁。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卡梅伦此次内阁调整旨在把保守党的一些老面孔换掉,提拔一些新面孔,尤其是女性议员,为明年的大选铺路。

欧洲经济

➤ 欧洲时报7月21日，欧盟与美国18日结束为期五天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第六轮谈判，内容涉及关税、投资与服务、政府采购、减少监管差异、环保和劳工权利等。双方承诺将保持谈判透明性，但是谈判进展甚微，暂时陷入了瓶颈，业内专家认为受谈判双方内外部因素影响，明年签订协议的难度较大。欧盟希望可以在在2016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前完成谈判。

➤ BBC 英伦网7月22日，安永统计俱乐部(Ernst & Young Item Club)的报告说，强劲的投资使得英国 GDP 增长率2014年预测从2.9%调高到3.1%。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预测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预测，伦敦今后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高于任何欧洲发达国家的首都。

➤ 国际在线7月24日，据新华社电，欧盟委员会23日发布公报，提出到2030年实现节能30%的新目标。欧盟预测，从长远看，设定30%的新节能目标将有助于降低欧盟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节能型建筑不仅能减少能源消耗，还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噪音干扰；新目标还可以为欧洲的建筑公司和设备制造企业等带来新机遇，同时也能为当地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国际综合

金砖峰会（据中新网、外交部网等消息）

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罗塞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出席。5国领导人围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主题，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取得重要成果。

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新起点新愿景新动力》的主旨讲话，总结金砖国家合作经验，提出今后合作方向，表示中国将继续参与金砖国家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5国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支持伊拉克政治和解进程，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积极支持并参与阿富汗和平重建，呼吁巴以尽快停火，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会议发表了《福塔莱萨宣言》。

5国领导人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在五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协议。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财政部方面对媒体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仅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也将有利于与现有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相互补充。所以，该银行的成立是金砖国家财金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财政部方面还说，该银行的成立还为金砖国家建设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合作平台，提高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201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根据相关要求，金砖国家财政部门自2013年8月正式启动谈判，共举行了7轮。

金砖国家本着团结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最终就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协议达成共识。根据协议，该银行初始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并由各创始成员国均摊。银行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根据协议，该银行总部将设在中国上海，首任理事会主席将由俄罗斯提名，首任董事会主席将由巴西提名，首任行长将由印度提名。同时，该银行非洲区域中心将设在南非。

乌克兰局势

➤ 中新网7月4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4日报道，德法两国就乌克兰局势展开积极斡旋，希望促成全面停火协议，同时，乌克兰政府军和民间武装持续在乌东地区激烈交火。3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促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影响力，劝说亲俄的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进行停火谈判，呼吁普京协助召开联络小组会议，制定停火条件。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于7月1日结束为期10天的单方面停火协议，重新在乌东部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反叛军行动，因为在停火期间，叛军发动超过100次破坏停火的事件，造成30人死亡。

➤ 中新网7月4日，据英国媒体报道，3日，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瓦列里·谢列特在乌克兰议会发表讲话时誓言要夺回今年初入俄的克里米亚，并举行一次“胜利大游行”。现年46岁的谢列特是由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提名、乌克兰议会通过的国防部长人选。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斗力。

➤ 中新网7月14日，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巴西会晤，双方指出，有必要尽快恢复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的工作。

➤ 国际在线7月18日，据德国《明镜》周刊17日报道，日前，欧盟委员会向各成员国提出要求，禁止他们向俄罗斯出口武器。此外欧盟委员会还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改变针对乌克兰问题的政策，克里姆林宫方面将会承担更多的后果。据悉，此次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对俄武器禁运将很快付诸实际，并且会一直持续到乌克兰东部局势稳定为止。

➤ 环球网7月23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23日报道，就在欧盟领导人就马航客机坠落事件举行对俄制裁会议前夜，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不顾英美同盟国的劝阻，宣布法国将在今年10月如期向俄罗斯交付其订购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并称是否向俄交付第二艘舰艇将取决于俄方的态度。

➤ 环球网7月23日，据法新社消息，英国政府曾在今年3月保证，将停止对俄军售，然而议会7月23日发表的报告却指出，允许对俄军售的251份许可证仍然有效，由此带来的交易额至少有1.32亿英镑。报道指出，英国议会发布的这份报告明显与政府的言论相矛盾。不过，英国政府发言人仍坚称，武器限制没有被放松。

➤ 人民网7月24日，第20次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部长级会议2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部长们用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了7月17日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发生的马航MH17航班被击落事件。欧盟和东盟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航班MH17事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调所有各方立即达成真正的可持续的停火协议的迫切性，并呼吁最终结束冲突。

➤ 中新网7月24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23日表示，为响应欧盟上周宣布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决定，该行目前不会再对俄罗斯进行任何新的投资。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是该行最大的客户。

➤ 央广网7月26日，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5日报道，欧盟日前出台对俄罗斯经济制裁提案。这份制裁将禁止俄罗斯银行在欧洲发行新的债券和股票的同时，阻止俄罗斯进入由英国银行业主导的资本市场。其中，由俄国有银行和欧洲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会受到影响，其总价值高达60亿英镑。据报道，由于欧盟国家在对俄经济制裁问题上的意见不一，所以这个制裁提案可能无法通过。

➤ 中新网7月27日，欧盟成员国经过长时间辩论后，于25日在布鲁塞尔通过制裁决议。俄罗斯外交部7月26日称，欧盟将要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欧盟28国此举是“彻底放弃与俄罗斯就地区与国际安全进行合作，包括打击大杀伤力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与其他挑战。我们相信国际恐怖分子将热切欢迎此等决定。”

➤ 中新网7月28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27日在接受德国一家电台采访时表示，欧盟通过拟议中针对金融、防务和能源设备的制裁，已经“为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创造了条件”。但他补充称，拟议中的措施必须由所有欧盟成员国公平承担。他说：“如果制裁带来了不好的后果，那必须由整个欧洲来分担。”报道指出，这表明尽管德国倾向于同意制裁俄罗斯，但就如何实施制裁仍存在显著分歧。

➤ 中新网7月28日，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称，导致MH17坠落的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马航MH17航班客机坠毁事故发生后，俄罗斯与西方就谁应该为飞机坠毁负责争执不休。美方称，飞机遭俄支持的乌克兰民间武装以导弹击落，而俄罗斯则认为乌克兰政府应为飞机坠毁负责。

➤ 中新社7月30日，七国集团领导人30日发表联合声明，威胁如果俄罗斯不选择缓和乌克兰局势，七国集团准备加大制裁，让俄罗斯付出更大代价。白宫当天发布七国集团领导人声明，称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对俄罗斯持续破坏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并再次谴责俄罗斯破坏乌克兰东部稳定。声明称，本周七国集团各国对俄罗斯追加了制裁，包括制裁俄经济关键行业，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东部民间武装的支持，切实为开启政治进程创造必要条件。声明说，七国集团相信必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当前冲突，俄罗斯依然有机会选择缓和局势的道路。如果俄罗斯这么做，制裁措施将会取消，反之七国集团将让俄罗斯付出更大代价。

巴以冲突

➤ 环球网7月24日，援引法国《世界报》报道，7月23日下午，法国50多个组织、政党及工会在巴黎举行示威游行，旨在表示对加沙民众的支持，并对以色列的政策发起谴责。报道指出，许多示威者对法国官方立场表示失望。

➤ 中新网7月28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持续冲突不断加剧，而其影响也扩散到海外。欧洲英法德等国多个城市再有民众上街示威，抗议以军在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

➤ 中新网7月29日，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7月28日，法国总统府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话时表示，法国将向巴勒斯坦提供800万欧元以救助加沙地带民众。奥朗德表示，法国将继续尽全力帮助在加沙达成停火。奥朗德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只有进行可靠的谈判，才能达成一个公正和最终的解决方案，建立两个比邻而居、和平相处的国家。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统计，以军本月8日发动的“护刃行动”迄今

已造成巴方千余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死伤者大部份为平民。据以色列军方消息，以方已有51人死亡。

其他

➤ 中新网7月26日，据外媒报道，国际民航业经历“黑色一周”、发生三次空难造成460多人丧命：7月17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坠毁在乌克兰东部，机上的298人全部罹难。7月23日，一架台湾飞机在暴雨中坠毁在台湾澎湖县西溪村，造成48人死亡。7月25日，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18人的客机，在从布基纳法索飞往阿尔及尔途中，在失去联络一天后，被发现坠落在马里的戈西湖地区。

➤ 人民网7月31日，在西非多国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正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警惕。一名欧盟外交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记者，欧盟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发现疑似或确诊患者，会有相应应对举措，“我们不能排除一名感染（病毒）患者抵达欧洲的可能，不过我们有办法很快追踪并遏制任何（疫情）蔓延”。英国政府7月30日举行最高级别危机会议，商议埃博拉疫情对英国的影响，认为这一疫情正对英国乃至欧洲构成“非常严重威胁”。今年2月以来，埃博拉疫情已在西非多国致死672人，被视作近年来全球暴发的最严重疫情之一。埃博拉病毒（Ebola）是迄今发现的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其特征包括：突发性发烧、极度虚弱、肌肉疼痛、头痛和咽喉痛。目前尚无有效疗法，有明确接触史的传染率也高。